

浅谈京剧丑行的“念”和“做”

朱文学

学丑行的演员开蒙学戏时,前辈先生常教导说:“不管你学文丑,还是武丑,开始学戏时先要学几出‘基本戏’,正如像造房子时先要砌基础一样。”因为“基本戏”一般都集中了戏曲的三大特点:唱、做、念,这是中国古典戏曲的三种基本功。所以学生在开蒙时,这三方面都要打下良好的底子。

在京剧行中有句老话:“千斤道白四两唱。”可见过去老前辈对“念白”是非常重视的,尤其丑行的老师们更看重“念白”在丑行表演方面的地位。因此,他们要先教念白,然后再教表演动作。在“念”方面吃功夫的戏很多,如《法门寺》中贾桂要把一大段状子念得一字一声,抑、扬、顿、挫一气呵成,既要案情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,又要畅通流利、吐字如珠,语速由慢变快,最后在语气和情绪达到高潮时结束。

这段状子要用“京白”的语气念出来。“京白”的特点是在发声的轻重高低、抑扬顿挫的气口上比较自由,听起来生活气息浓一些,非常适合贾桂这个人物,所以老师要让学生通过学习《法门寺》这出戏掌握“京白”的念功。而一段《蒋干盗书》则是掌握“韵白”念功的好段子。萧长华老先生念这段话白,用的就是“韵白”,语气有轻有重、有收有放,节奏非常鲜明,使人物的所有思想情绪如疑惑、惊讶、气愤、焦虑、侥幸都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还有“苏白”,如《金山寺》的小和尚的话白。

当然,无论“京白”、“韵白”还是“苏白”,要想念得清楚,并且有韵味,就必须注意把每个字音念得正确,这样才能使听者圆润悦耳。要掌握好阴阳平仄、“尖团”的声音,控制好腔调高低,并在技术方面的“气口”、“喷口”、“咬字归韵”等方面进行刻苦的练习。

“做”是以表演身段、动作来表现人物的内心感情的。这类戏首推《活捉》,过去老前辈就把这出戏作为底子戏。除此之外,还要先从所谓“五毒戏”学起。什么叫做“五毒戏”呢?过去民间有个传统风俗习惯,一到端午节的时候,小孩子要穿雄黄衣,上面还画着许多蛇、虫、白脚,就是这个“五毒”。但并不是在京剧中有五出动物戏。在我们京剧传统剧目中,前辈先生对各种不同人物性格的刻画,不但是观察了生活中

的人物而刻画,而且还根据各种不同人物的个性和生活规律,吸取了各种不同性格动物的特点和动作,来丰富人物形象。比如《十五贯》中娄阿鼠这个人物的刻画,就是假善于偷窃的老鼠特点,把他獠头鼠目、不三不四的人物特点表现出来了。

除了在《十五贯》中学娄阿鼠的“獠头鼠目”外,在《问探》一出戏的表演中要模仿一些蜈蚣的形象和爬行动作。这是因为探子的任务是打探军情,要昼伏夜行,而且他必须要选择蜿蜒曲折的小路,弯弯曲曲地向前疾行。要学习《下山》小和尚的表演。小和尚本无的身份和性格不同于《西厢记》中的法聪,他是个出家不久的小和尚,他的生活是整天地烧香扫地,念佛看经,但他不堪忍受这佛门清规,因此他作了佛门中的叛逆。当他偷偷地逃下山,一路上怕遇到师父师兄,又因他终日跪在蒲团上烧香磕头,而且逢人作揖,跪拜作揖已成了生活上的习惯,所以走起路来,总是一蹦一跳,双手托开来,像跪在蒲团上拜下去的样子。所以表现这个人物时,他的形象和动作像只蛤蟆。《窦娥冤》中张驴儿的娘,在《羊肚》一场戏中误吃了砒霜,毒性发作时,要在地上打滚,屈曲爬行,而且还要把舌头忽缩忽伸(因为服毒后,舌头是麻辣的,所以要缩伸表演),这种表演是吸取了蛇的形象。

之后要学“武大郎”的表演。武大郎是个矮子,因此演这个人,要在胸口扎一块“大肚”,并且要走矮步,走的时候要蹲着两条腿,两足屈曲,由于他的身材矮小,所以两只手也要缩一些,才能形体上相称,在急走时必然要两手划动,好像一个不倒翁似地滚来滚去。坐的时候,他不同于一般人的坐法,他是蹬在椅子上的,就好像悬空起来了,所以他的形象好像蜘蛛。

人总是要有人的形象,刻画一个丑角的性格,主要是要以现实生活中的事物个性为根本。吸取动物的形体动作来表演,只是为了使人物性格更丰富,更形象化而已。

总之,京剧丑行的“念功”和“做功”要通过学习几出“基本戏”来打基础,可以说,“念”和“做”是京剧丑行演员必须要掌握的看家本领。

责任编辑 王庆斌